幻化錄

乾

第三

尚雨纔過夕陽滿山雖
彼此牛而耕田々從着
蓑笠猶不肯回頭仰
面着此々無限好之景
斎聊



九雲夢卷之二

賈春雲爲仙爲鬼　狄驚鴻乍陰乍陽

翰林自遇仙女以來不尋朋友不接賓客靜處花園專心一慮夜至則待來日出則待夜唯望使彼感激而美人不肯來數翰林念轉篤而望益切矣久之兩人自花園夾門而來在前者郎鄭十三在後者生面也鄭生引在後者見於翰林曰此師傅即太極宮杜真人相法卜術與袁天綱李淳風相頡頏也欲相楊兄而來矣翰林向真人而揖曰慕仰尊名宿矣尚未

承顔一奉亦有數鄭先生必審見鄭生之相以為如
何耶鄭生先荅曰此先生相小分而稱曰三年之内
必得高第將為八州刺史於分足矣此先生言必有
中凡試問之翰林曰君子不問福只問灾殃惟先生
直言可也真人熟視而言曰楊翰林兩眉皆秀鳳眼
向鬢位可躋於三台耳根白如塗粉圓如垂珠名必
聞於天下權骨滿面必手執兵權威振四海封侯於
萬里之外可謂百無一欠而但今日有目前之横厄
若不遇我殆哉殆哉翰林曰人之吉凶禍福無不自

已求之而惟疾病之来人所難免無乃有重病之兆耶真人曰此非尋常之灾殃也青色貫於天庭邪氣侵於明堂相公家内或有来歴不分明之奴婢乎翰林心知張女娘之祟而蔽於恩情畧不驚恐荅曰無是事也真人曰然則或過古墓感傷於眡中或與鬼神相接於夢裡乎翰林曰亦無是事也鄭生曰杜先生曾無一言之差楊兄更加商念翰林不荅真人曰人生以陽明保其身鬼神以幽陰成其氣若晝夜之相反水火之不容今見女鬼邪穢之氣已罩於相公

之身數日之後必入骨髓相公之命恐不可救矣此時無曰貧道不曾説来耶翰林念之曰真人之言雖有所據女娘永好之盟固矣相愛之情至矣夫豈有害吾之理乎楚襄遇神女而同席柳春畜鬼妻而生子從古亦然我何獨慮乃謂真人曰人之死生壽夭皆定於有生之初我苟有將相冨貴之相鬼神其於我何真人曰夭亦相公壽亦相公也無與於我矣乃拂袖而去翰林亦不強留爲鄭生慰之曰楊兄自是吉人神明必有所助何鬼之可慮乎此流往〻以誑

術動人可悪也乃進酒終夕大酔而散是日翰林至夜分乃醒焚香静坐苦待女娘之来已至深更杳無形跡翰林拍案曰天欲曙矣娘不来矣欲滅燭而寝矣聰外忽有且啼且語之聲細聽之則乃女娘也曰郎君以妖道士之符蔵於頭上妾不敢前近妾雖知非郎君之意是亦天縁盡而妖魔戯也惟望郎君保嗇妾從此永訣矣翰林大驚而起拓户而視之已無人形而只有一封書在於堦上乃坼視之即女娘之所製也其詩曰

昔訪佳期躡彩雲更將清酌酹荒墳深誠未效恩
先絕不怨郎君怨鄭君
翰林一唏一吟且恨且怪以手撫頭有一物在總髮
之間出而見之乃遂鬼符也大怒叱曰妖人誤我事
也遂裂破其符痛恚益切更把女娘之詩微吟一度
大悟曰張女之怨鄭君深矣此乃鄭十三之事也雖
非惡意沮敗好事非道人之妖乃鄭生也吾必辱之
遂次女娘之詩囊而藏之曰詩雖成矣誰可贈也其
詩曰

冷然風馭上神雲莫道芳魂寄孤墳園裏百花々
底月故人何處不思君
達明往鄭十三家鄭生出堂矣三日往尋終未一遇
女娘影響已渺邈矣欲訪於紫閣之亭則精靈已散
欲尋於南郊之墓則音容難接無處可問無計可施
抑塞紆軫寢食頓減矣一日鄭司徒夫妻置酒餞邀
翰林討穩而歡觴司徒曰楊郎神觀近何憔悴翰林
曰與十三兄連日過飲恐仍此而然矣鄭生忽來到
翰林以怒目睨視不與語矣鄭生先問曰兄近來職

事倥偬心緒不佳郎涉屺之情苦郎濫酒之疾作郎貌何憔悴郎神何蕭索郎翰林微笑曰旅遊之人安得不然司徒曰家中婢僕傳言楊郎與一美姝共話於花園此語信耶翰林答曰花園僻矣人誰往來必傳之者妄也鄭生曰以楊兄豁達之量爲兒女羞愧之態耶兄雖以大言斥杜真人觀兄氣色不可掩也吾恐兄迷而不悟禍將不測潛以杜真人逐鬼之符置於兄束髮之間矣兄醉倒不省故其夜潛身花園叢密處窺見則有鬼女哭聲出於兄寢室之外郎

踰墻而去此真人之言驗矣小弟之誠至矣兄不我
謝而乃反齎怒何也翰林知其不可牢諱向司徒而
言曰小婿之事頗涉恠駭當借告於岳丈矣具其首
尾悉陳無餘仍曰小婿固知十三兄之愛我而女娘
雖曰鬼神莊而不誕正而不邪決不貽禍於人小婿
雖疲劣亦丈夫也不必為鬼物所迷而鄭兄乃以不
經之符斷其自來之路實不能無介於中也司徒撃
掌大笑曰楊郎之文彩風流與宋玉同必已作神女賦
也老夫非為戲言於楊郎也少時偶值異人果學少

翁致鬼之術矣今當為賢婿致張女娘之神以謝侄姐之罪以慰賢婿之心未知心中如何翰林曰此岳丈美小婿也少翁雖能致李夫人之魂而此術之不傳久矣小婿於岳丈之言不敢信也鄭生曰張女娘之魂楊凡則不費一言而致之小斧則能以一符逐之鬼中之可使者也凡何疑乎司徒乃以麈尾打屏風曰張女娘安在一女子忽自屏後而出含笑含嬌立於夫人之後翰林一擧目已知其張女娘也怳怳惚惚莫知其端倪直視司徒及鄭生曰此人耶鬼耶

鬼何出於白晝耶司徒及夫人啓齒而笑鄭生捧腹大噱顛仆不能起左右侍婢輩已折腰矣司徒曰老夫方爲賢婿而吐其實矣此兒非鬼非仙即吾家所育賈氏女子其名春雲近因楊郎塊處花園喫盡苦況老夫送此義女以侍賢郎欲以爲客中之消遣蓋出於吾老夫妻好意而年少居間用詐戲謔太過遂使賢郎無端苦惱不亦笑乎鄭生方止笑而言曰前後再度之逢皆我所謀而不感媒妁之恩反以仇讐視之楊兄可謂忘功而負德也翰林亦大笑曰岳丈

既以此女送於小舅鄭兄從中採矣而已何功之可
賞鄭生曰採矣之責舅實甘心蔑蹤指示自有其人
此豈獨為小舅之罪哉翰林向司徒笑曰茍有是也
或者岳丈為小婿作游戲事也司徒曰否〻老夫之
鬢已黃矣豈可作兒戲乎楊郎誤思也翰林顧鄭生
曰非兄作俑而誰復為此戲乎鄭生曰聖人有言曰
出乎爾者反乎爾者楊兄更思之曾以何詐欺何許
人乎男子尚化為女子以俗人而為仙以仙子為鬼
何足怪哉翰林乃大覺笑向司徒曰是哉是哉小婿

曾有得罪於姐〻之事矣小姐必不忘睚眦之怨也
司徒與夫人皆笑而不荅翰林顧謂春雲曰春娘汝
固慧黠也欲使其人而先欺之其於婦女之道何如
耶春雲跪而對曰賤妾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也
翰林嗟嘆曰昔神女朝為雲暮為雨今春娘朝為仙
暮為鬼雲與雨雖異一神女也仙與鬼雖變一春娘
也襄王惟知一神女而已何與於雲雨之数化今我
亦知一春娘而已何論仙鬼之互變乎然襄王見雲
則不曰雲而曰神女見雨則不曰雨而曰神女今我

遇仙則不曰春娘而曰仙遇鬼則不曰春娘而曰鬼是我不及於襄王遠矣春娘之變化非神女所及也吾聞強將無弱卒其裨將若此其大將不待親見而可知也座中皆大笑更進酒肴終夕大醉春雲亦以新人與於末席至夜春雲執燭陪翰林至花園翰林醉甚把春雲之手而戲之曰汝真仙乎真鬼乎仍就視之曰非仙非鬼也乃人也吾仙亦愛之鬼亦愛之況人乎又曰仙亦非汝也鬼亦非汝也或使汝而為仙或使汝而為鬼者亦真有為仙為鬼之術而以楊

翰林為俗客而不欲相從耶以為花園陽界而不欲
相訪耶人能使汝為仙為鬼而我獨使汝而變化耶
使汝欲為仙也其將為月殿之姮娥乎使汝欲為鬼
也抑將為南岳真〻乎春雲對曰賤妾僭越之罪實
多因赦惟相公寬假之翰林曰當汝之變化為仙鬼
亦不以為忌到今有追咎之心春雲起而謝之楊翰
林得第之後即入花園自縻職事尚未歸覲方欲請
暇故鄉省拜母親仍陪來京師即過婚禮而時國家
多事吐蕃数侵掠邊境河北三節度或自稱燕王或

自稱趙王或自稱魏王連結強隣稱兵交亂天子憂之博謀於羣臣廣詢於廟堂將欲出師伐討大小臣僚言議矛盾皆懷姑息苟且之計翰林學士楊少遊出班奏曰宜如漢武帝招諭南越王故事亟下詔書誥以禍福終不欲命用武取勝為萬全之策也上從之使少遊即草詔於上前少遊俯伏受命走筆製進上大悅曰此文典重嚴截恩威並施大得誥諭之體在寇必自戢矣即下於三鎮趙魏兩國則悉去王號服朝命上表請罪遣使進貢馬一萬疋絹一千疋惟

燕王恃其地遠兵強不肯效順上以兩國之服皆少
遊之功降旨褒崇曰河北三鎮專據一隅倔強造亂
殆百年矣德宗皇帝起十萬之衆命將征伐終不能
挫其強而服其心矣今楊少遊以盈尺之書服兩鎮
之賊不勞一師不戮一人而皇威遠暢於萬里外朕
實嘉之賜以絹三千疋馬五千疋表予優奬之意仍
欲進秩少遊進前辭拜曰代草王言卽臣職分兩鎮
燕冦敢肆恨不能提釼執殳以雪國家之耻惟擢之
命何安於心人臣願忠固無間於職階之崇卑兵家

勝敗不專在於士卒之多少臣願得一枝兵倚杖天
朝之威進與燕寇決死力戰以報聖恩之萬一上壯
其意問於大臣皆曰三鎮互爲唇齒之形而兩鎮既
己屈服小燕狂賊特鼎魚穴蟻也以兵臨之則必若
摧枯拉朽而王者必先謀而後伐請遣少游喩以利
害不服則即加兵可也上然之使楊少游持節往喩
翰林奉詔旨受鈇鉞將發行拜辭於司徒司徒曰邊
鎮驁逆不用朝命非一日也楊郎以一介書生入於
不測之危地如有不虞之變發於無備之處豈但爲

老夫之不幸乎吾老且病雖不與朝廷末議切欲上一書而爭之翰林止之曰岳丈無用過慮藩鎮不過秉朝廷之不靖哇誤於一時也今天子神武朝廷清肅趙魏兩國且已束手單弱之小鎮偏小之一燕何旬為難司徒曰王命既下君意已定老夫更無他言惟願加飱而已夫人垂涕而别曰自得賢郎頻慰老懷郎今遠行我懷如何王程有限只祝来敀疾也翰林退至花園治行將發春雲執衣而泣曰相公之朝直於玉堂也妾必早起整包寢具奉着朝袍相公必

流眄顧妾常有眷々不忍離之意今當萬里之別何無一言相贈翰林大笑曰大丈夫當國事受重任死生且不可顧區々私情安足論哉春娘無作浪悲以傷花色謹奉小姐穩度時日待吾旋事成功腰懸如斗大金印得意故來郎出門乘車而行々至洛陽旧日經過之跡尚不改矣當時以十六歳藐然一書生着布衣跨蹇驢徊々栖々行色間關不啻如蘇秦十上之勞矣才過數年建玉節驅駟馬洛陽縣令奔走除道河南府尹匍匐遵行光彩照耀於一路名聲震

懾於諸州閭里聳觀行路咨嗟豈不誠偉哉翰林先使書童往蟾月之家探其消息重門深鎖畫樓不開惟有櫻桃花爛開於墻外而已訪於隣人則曰蟾月去年春與遠方相公結一夜之緣其後稱有疾病謝絶遊客官府設宴托故不進矣未幾佯狂盡去珠翠之飾改着道士之服遍遊山水尚未還故不知其方在何山矣書童以此來報翰林歡意遂沮若墜深坑過其門墻撫跡悽愴夜入客舘不能交睫府尹進娼女十餘人而娛之皆一時名艷也明粧麗服三匝圍

坐前者天津橋上諸妓亦在其中矣爭妍誇嬌欲睹一眄而翰林自無佳緒不近一人翌曉臨行遂題一詩於壁上其詩曰

兩過天津柳色新風光宛似去年春可憐玉節歸來去不見當壚勸酒人

寫訖投筆乘軺取其前路而去諸妓立望行塵只切慙赧而已爭謄其詩納於府尹府尹責衆妓曰汝輩若得楊翰林之一顧則可增三倍之價而一隊新粧皆不入於翰林之眼洛陽自此無顏色矣問於衆妓

知翰林屬意之人揭榜四門訪瞻月去處以待翰林復踏之日矣翰林至燕國絶徼之人未曾覩皇城威儀見翰林如地上祥麟雲間瑞鳳到底擁車塞路無不一覩爲快而翰林威如疾雷恩如時雨邊民皆欣欣鼓舞嘖舌相稱曰聖天子將活我矣翰林與燕王相見翰林盛稱天子威德朝廷處分以背向之勢順逆之機縱橫闡闔言皆有理滔滔如海波之洶禀禀如霜飈之烈燕王瞿然而驚惕然而悟乃以滕蔽地而謝曰弊藩僻陋自外聖化習故狃常迷不知反此

承明教大覺前非當求戰在啚恪守臣職惟皇使故奏朝廷使小邦因危獲安轉禍為福則是小鎮之幸也因設宴於辟鏤宮以餞翰林將行以黃金百鎰名馬十疋驢之翰林却不受離燕土而西故行十餘日至邯鄲之地有美少年乘疋馬在前路矣仍前導辟易下坐於路傍翰林望見曰彼書生所騎者必駿馬也漸近則其少年美如衛玠嬌如潘岳翰林曰吾嘗周行兩京之間而男子之美者未見如彼少年也其貌如此其才可知謂從者汝請其少年隨後而來翰

林午憩驛館少年已矣到来翰林使人邀之少年入謁翰林覺而謂曰學生於路上偶見潘衛之風彩便生愛慕之心乃敢使人奉邀而惟恐不我顧矣今蒙不遺幸叨合席此所謂傾盖若舊者也願聞賢兄姓名少年荅曰少生北方之人也姓狄名白鸞生長窮鄉未遇碩師良友學術粗識書釰無成尚有一片之心欲為知己者死今相公使過河北威德並行雷厲風飛陸慴水慄人慕榮名其有既乎小生不揆鄙拙欲托門下一效鷄鳴狗盜之賤技相公俯察至願有

款邀豈真為小生之榮實有大人先王屈身待士之盛德也輪林右喜曰語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兩情相投甚是快事此後與秋生並鑣而行對床而食過勝地則共談山水值良宵則共賞風月不知馬鞍之勞行役之苦矣還到洛陽過天津橋乃有感舊之意曰桂娘自稱女冠浮於江湖游樂山水者想欲守初盟以待吾行而吾已秋節故來桂娘獨不在焉人事乖張佳期婉晩烏得無惻愴之心乎桂娘若知吾頃日之虛過則必來待於此而想其蹤跡不在於道觀

則必在於尼院道路消息何以得聞噫今行又不得相見則未知費乎幾許日月有團會之期也忽送遐矚則一佳人獨立樓上高捲簾緗斜依彩檻注目於車塵馬蹄之間郎桂蟾月也翰林思想之餘忽見舊面傾[illegible]之色可掬矣隼飛如風瞥過樓前兩人相視凝情而已俄至客館蟾月先從捷徑已來候於館中見翰林下車進拜陪入屏幃接裾而坐悲喜交切淚下言前乃傴身而賀曰驅馳原濕貴體萬福足慰戀慕之情也仍歷陳別後事曰自別相公〻子王孫之

會太守縣令之宴左右招邀東西侵逼遭逢境者非
一二而自剪頭髮稱有惡疾僅免脅迫之辱盡謝華
粧幻着山衣避城中之囂塵棲谷裏之靜室每逢遊
山之客訪道之人或自城府而至或從京師而來者
輒問相公消息矣今年孟春忽聞奉天綸過此地車
徒行色遠矣遙望燕雲惟洒血淚縣令爲相公至道
觀以相公館壁所題一首詩示賤妾曰向者楊翰林
之奉命過此金橋蕭車而以不見蟾娘爲恨終日着
花不折一枝惟題此詩而飲娘何獨棲山林不念故

人使我太埋沒於接待之禮乎仍以過致敬禮自謝
前日之事懇請還故舊居以待相公之回賤妾始知
女子之身亦尊重也當賤妾獨立於天津樓上望相
公之行也滿城羣妓攔街行人孰不羨小妾之貴命
欽小妾之榮光也哉相公之已占壯元方為翰林之
報妾已聞之矣第未知已得主饋之夫人乎翰林曰
曾已定婚於鄭司徒家女子花燭之禮雖未及行之
賢淑之行已聞之熟矣桂娘之言小無逕庭良媒厚
恩太山亦輕矣更展舊情未忍即離仍留一兩日而

以桂娘在寢久不訪狄生矣書童忽來密告曰小僕見狄生秀才非善人也與蟾娘子相戲於衆稠之中蟾娘子既送相公則與前日大異矣焉敢若是其無禮耶翰林曰狄生必無是理蟾娘尤無可疑汝必誤見也書童怏怏而退俄而復進曰相公以小僕之言爲誕妄矣兩人方相與歡喜相公若親見之則可知小僕言之虛實矣翰林乍出西廊而望見則兩人果倚小窓而立或笑或語相携而戲欲聽其密語稍稍近往狄生聞曳履聲驚而走蟾月顧見翰林頗有羞

淡之色翰林曰桂娘曾與狄生相親乎蟾月曰妾與狄生雖無宿昔之雅而與其妹子有舊誼故問其安否矣妾本娼樓賤女自然濡染於耳目不知遠嫌於男子執手娛戲附耳密語以招相公之疑賤妾之罪實合萬殞翰林曰吾無疑汝之心汝須無介於中也仍商量曰狄生少年也必以見我為嫌我當召而慰之使書童請之已去矣翰林大悔曰昔楚莊王絶纓以安其羣臣矣我則欲察晻昧之事仍失才美之士令誰為責何可及也即使從者遍訪於城之内外是

夜與蟾月話舊論心對酒取樂至夜半滅燭而寢矣至微明始覺則蟾月方對粧鏡調鉛紅矣鴻情留目心忽驚悟更見之則翠眉明眸雲鬟花臉柳腰之勻約雪膚之皎潔皆蟾月而細審之則非也翰林驚愕疑惑而亦不敢詰矣

金鑾直學士吹玉簫　蓬萊殿宮娥乞佳句

翰林細繹深推知非蟾月而後乃問曰美人何如人也對曰妾本播州良人名狄驚鴻也自幼時與蟾娘結爲兄弟昨夜蟾娘謂妾曰吾適有病不侍相公矣

汝須代我之身俾免相公之責以此妾敢替桂娘還陪相公矣言未畢蟾月開戶而入曰相公又得新人妾敢獻賀矣賤妾曾以河北狄驚鴻薦於相公賤妾之言果何如翰林曰見面大勝於聞名更察儀形則與狄生無毫髮異矣乃曰元來狄生實是鴻娘之同氣也男女雖異容貌即同狄娘為狄生之妹乎狄生為狄娘之兄乎我得罪於狄兄矣狄兄今何在乎驚鴻曰賤妾本無兄弟矣翰林又細見大悟曰邯鄲道上從我而來者本狄娘也昨日墻隅與桂娘語者亦

鴻娘也未知鴻娘以男服瞞我何也驚鴻對曰賤妾何敢欺罔相公乎雖賤妾貌不踰人才不如人平生願從君子人矣燕王過聞妾名賭以明珠一斛貯之宮中雖口飫珍味身厭錦繡非妾之願也鬱々如鸚鵡深鎖於雕籠心欲奪飛而恨不能得也頃日燕王邀相公開大宴也妾穴窓隙而見之則是賤妾所願從者也然宮門九重何以能越長程萬里何以自致百爾思度僅得一計而相公離燕之日妾若抽身而從之則燕王必使人追躡故待相公啓程後十日偷

騎燕王千里馬募二日追及於邯鄲及拜相公宜告實狀恐煩耳目不敢開口而欺隱之罪實難逃也前日之着男子巾服者欲避追者之物色昨夜之效唐姬古事者蓋循桂娘之情慝也前後之罪雖有可恕而惶恐之心久益切矣相公若不錄其過不嫌其陋而假喬木之蔭借一枝之巢則妾當與蟾娘同其去就侍相公有室之後與蟾娘進賀於門下矣翰林曰鴻娘高義雖楊家執拂之妓不敢跂也我愧無李衛公將相之材而已欲相好豈有量哉鴻娘亦謝之蟾

月曰鴻娘既代妾身以侍相公妾亦當代鴻娘而謝之於相公矣仍起拜僕、是日翰林與兩人經夜明朝將行謂兩人曰道路多煩不得同車將待立家郎相迎矣至京師復命於闕下時燕藩表文及貢獻金銀彩段亦適至矣上大悦慰其勤勞褒其勳庸將議封侯以荅其功曰翰林力辭寢其議擢拜禮部尚書兼帶翰林學士賞賚便蕃寵遇隆至人皆榮之翰林還家司徒夫妻迎見於中堂賀其成功於危地喜其超秩於卿月歡聲動一家矣尚書歸花園與春娘設

離抱結新歡鄭重之情可想矣上佳楊少游文學頻
召便殿討論經史翰林直宿最頻數一日罷夜對故
直廬宮壺淸漏禁苑月上翰林不堪豪興獨上高樓
憑欄而坐對月吟詩忽引風便而聞之則洞簫一曲
自雲霄葱籠之間矣漸漸而来聲容地遠雖不能下
其調響而俗耳所不聞者生招院吏而問曰此聲出
於宮墻之外耶或宮中之人有能吹此曲乎院吏曰
不知也仍命進酒連飲數觥仍出所藏玉簫自吹數
曲其聲直上紫霄彩雲四起聽之若鸞鳳之和鳴也

青鶴一雙忽自禁中飛来應其節奏翩〻自舞院中諸吏大奇之以為王子晋在吾翰院中矣時皇太后有二男一女皇上及越王蘭湯公主也蘭湯之誕生也太后夢見神女奉明珠置懐中矣公主既長蘭姿蕙質閨範壼則超出於銀潢玉波之中一動一静一默一語皆有法度頓無俗態文章女工亦皆逼真太后以此鍾愛甚篤時西域太真国進白玉簫其制度極妙而使工人吹之聲不出矣公主一夜夢遇神人教以一曲公主盡淂其妙及覺試吹太真玉簫聲韻

甚清音律自叶太后及皇上皆異之而外人莫知矣
公主每吹一曲羣鶴自集於殿前翩翻對舞太后謂
皇上曰昔秦穆公女弄玉善吹玉簫今蘭陽妙曲不
下於弄玉必有簫史者然後方使蘭陽下嫁矣以此
蘭陽已長成而尚未許聘是夜蘭陽適吹簫於月下
以調鶴舞矣曲罷青鶴飛向玉堂而去舞於翰苑是
後宮人盛傳楊尚書吹玉簫舞仙鶴其言流入宮中
天子聞而奇之以為公主之緣必屬於少遊入朝於
太后以此告之曰楊少遊年歲與妹相當其標致才

學於羣臣中無二雖求於天下不可得也太后大笑
曰簫和婚事訖無定處我心常自紆結矣今聞是語
郎蘭陽天定之配也但欲見其爲人而定之矣上曰
此不難也後日當召見楊少遊於別殿講論文章娘
從簾內一窺則可知矣太后益喜與皇上定計蘭陽
公主名簫和其玉簫刻簫和二字故以此名之一日
天子燕坐於蓬萊殿使小黃門召楊少遊黃門往翰
院則院吏曰翰林才已出去矣往問鄭司徒家則曰
翰林未還矣黃門奔馳慌忙莫知去向矣時楊尚書

與鄭十三大醉於長安酒樓使名娼朱娘王露唱歌軒々笑傲意氣自若黄門飛鞚而来以命辟召之鄭十三大驚跳出翰林醉目矇矓鬢髮崩鬙不省黄門之已在樓上矣黄門立促之翰林使二娼扶而起着朝袍随中使入朝天子賜坐仍論歴代帝王治亂興亡尚書出入古今數奏明凱天顔動色又問曰組繪詩句雖非帝王之要務惟我祖宗亦嘗留心於此詩文或傳播於天下至今稱誦卿試為我論聖帝明王之文章評文人墨客之詩篇勿憚勿諱定其優劣上

而帝王之作誰爲雄也下而臣隣之詩誰爲最也尚
書伏而對曰君臣唱和自大堯帝舜而始不可尚已
無容議爲漢高祖大風之歌魏太祖月明星稀之句
爲帝王詩詞之宗西京之李陵鄴都之曹子建南朝
之陶淵明謝靈運二人最其表著者也自古文章之
盛無如國朝者國朝人才之蔚興無過於開元天寶
之間帝王文章玄宗皇帝爲千古之首詩人之才李
太白無敵於天下矣上曰卿言甚合朕意矣朕每見
太白學士清平詞行樂詞則恨不與同時也朕今得

卿何羨太白乎朕遵國制使宮女十餘人掌翰墨所謂女中書也頗有雕篆之才能摸月露之形其中亦有可觀者矣卿效李太白依醉題詩之舊事試揮彩毫一吐珠玉無負宮娥景仰之慕朕亦觀卿倚馬之作吐鳳之才即使宮女以御前琉璃硯甲白玉筆床玉蟾蜍硯滴移置於尚書座前諸宮人已承乞詩之命矣各以華牋羅巾畫扇擎進於尚書尚書醉興方高詩思自湧遂抽彤管次第揮灑風雲悠起雲煙爭吐或製絶句或作四韻或一首而止或兩首而罷日

影未移牋帛已盡宮女以次跪進於上〻一〻鑑別箇〻稱揚謂宮娥曰學士亦既勞矣特宣醞諸宮女或擎黃金盤或把琉璃鍾或執鸚鵡杯或擎白玉床蒲酌清醴備佳肴乍跪乍立迭勸迭進翰林左受右接隨獻輒倒至十餘觥韶顏已酡玉山欲頹上命止之又教曰學士一句可直千金真所謂無價寶也詩曰投之木果報以瓊琚爾等以物為潤筆之資乎羣娥或抽金釵或解玉佩或啣指環或脫金釧爭投亂擲頃刻成堆上召謂黃門曰爾收取尚書所用筆硯

硯滴宮娥潤筆之物隨尚書而去傳給於其家尚書叩頭謝恩欲起還仆上命黄門扶腋而去至宮門騶從齊擁上馬啟到花園春雲扶上高軒解其朝服而問曰相公過醉誰家酒乎翰林醉甚不能荅已而蒼頭奉賞賜筆硯及釵釧首飾等物積置於軒上尚書戲謂春雲曰此物皆天子賞賜春娘者也我之所得與東方朔誰優春雲更欲問之翰林已昏倒鼻息如雷翌日高舂尚書始起盥洗矣閽者走告曰越王殿下来矣尚書驚曰越王之来必有以也顛蹈出迎王

座施禮年可二十餘歲眉宇炯然固天人也尚書跪
問曰大王枉屈於陋地抑有何教王曰寡人竊慕盛
德矣出入異路尚稽承穩茲奉上命來宣聖旨矣蘭
陽公主正當芳年朝家方揀駙馬矣皇上愛尚書才
德已定釐降之儀先使寡人諭之詔命將緒下矣尚
書大駭曰皇恩至此臣首至燾過福之禍有不暇論
而臣與鄭司徒女子約婚納聘已經歲矣伏望大王
以此意奏達於皇上王曰吾當啟奏天陛而惜乎皇
愛才之意已歸虛矣尚書曰此關係人倫之大事不

可忽也臣當請罪於闕下矣王郎辭敀尚書入見司
徒以越王之言告之春雲已告於內閣矣舉家遑遑
莫知所為司徒憯沮不能出一言尚書曰岳丈勿慮
天子聖明守法度重禮儀必不壞臣子之倫紀小婿
雖不肖誓不作宋弘之罪人矣先時太后出臨蓬萊
殿窺見楊少遊心甚喜悅謂皇上曰此真蘭陽之匹
也吾既親見更何疑乎即使越王先諭於楊少遊天
子方欲命召而面諭矣時上在別殿忽思昨日少遊
詩才筆法俱極精妙更欲親覽使太監盡收女中書

等所受詩箋諸宮人皆深藏於篋笥唯一宮人持題
詩畫扇獨飲寢所置之懷中終夕悲啼忘寢廢食此
宮女非他人也姓秦名彩鳳華州秦御史女子御史
死於非命沒入於宮掖宮人皆稱秦女之美上召見
之欲封婕妤時皇后有寵嫌秦女之太美白於上曰
秦女可合昵侍至尊而陛下殺其父而近其女恐非
古先哲王立刑遠色之道也上從之問於秦氏曰汝
知文字乎秦女曰僅卞魚魯矣上命為女中書使掌
宮中之文書仍令進往皇太后宮中陪蘭陽公主讀

書習字公主大愛秦氏妙色奇才視如宗戚跬步相
隨不忍一時暫離秦氏是日侍太后往蓬萊殿仍承
上命與女中書等乞詩於楊尚書尚書之七竅百骸
曾已銘鏤於秦氏之心肝矣豈有不知之理哉秦女
生存而尚書既不能知之况天威咫尺亦不敢舉目
秦女一見尚書心如火熾藏悲匿哀恐被人知痛情
義之不通悲舊緣之難續手把圓扇口咏清詩一展
一吟不忍暫釋其詩曰
紈扇團團似明月佳人玉手爭皎潔五絃琴裏薰

風多出入懷裏無時歇

紈扇團〻月一團佳人玉手正相隨無踷遮却如

花面春色人間惣不知

秦氏詠前一首而嘆曰楊郎不知我心矣我雖在宫中豈有承恩之念哉又詠後一首而歎曰我之容顏他人雖未得見之楊郎必不忘於心而詩意若似咫尺誠如千里矣仍憶在家時與楊郎唱和楊柳詞之事悲不自抑和淚濡筆續題一詩於扇頭方吟哢矣忽聞太監以上命來索画扇秦氏骨驚膽落肥肉自

顫吽若之聲自出於口曰我其死矣我其死矣

宮女掩淚隨黃門　侍妾含悲辭主人

太監謂蔡氏曰皇上欲復見楊尚書之詩故小宦承命來收矣蔡氏泣謂曰薄命之人死期已迫偶和其詩題於其尾自犯必死之科皇上若見之則必不免誅戮之禍與其伏法而死無寧自決之爲快也方將以此殘命付於三尺之下減身後擔土一事專恃太監伏乞太監哀之憐之收瘞殘骸無令爲烏鳶之食幸甚幸甚太監曰女中書何爲此言也聖上仁慈寬

享迴出百王或者終不加罪設有震疊之威我出力
救之中書隨我而来秦氏且哭且行隨太監而去太
監使秦氏立於殿門之外入以諸詩進於上〻留眼
披閲至秦氏之扇尚書所題之下又有他詩上訝之
問於太監曰此誰為之太監告曰秦氏謂臣云不知
皇爺有裒取之命猥以荒詞續題於其下此死罪必
不貸也仍欲自死臣聞諭而止領率而来矣上又詠
其詩〻曰
紈扇團如秋月團憶曾樓上對羞顔初知咫尺不

相識却悔教君仔細看

上見畢曰秦氏必有私情也不知於何處與何人相
見而其詩意如此耶然其才足惜而亦可奬也使太
監召之秦氏伏於階下叩頭請死上下教曰直告則
當赦死罪汝與何人有私情乎秦氏又叩頭曰臣妾
何敢抵諱於嚴問之下乎臣妾家敗亡之前楊尚書
赴擧之路適過妾家樓前臣妾偶與相見和其楊柳
詞送人通意與結婚媾之約矣頃當蓬萊引見之日
妾能解旧面而楊尚書獨不知故妾戀舊興感撫躬

自悼偶題胡亂之詠終至於上累聖鑑臣妾之罪萬死猶輕上悲憐其意乃曰汝云以楊柳詞結婚媾之約汝能記得否綦氏郎繕寫以上上曰汝罪雖重汝才可惜且御妹愛汝甚殊朕特用寬典赦汝重罪汝其感篆國恩殫竭深誠以事御妹宜矣郎下其紈扇綦氏拜受惶恐頓謝而退是日上陪太后而坐越王自楊尚書家來以楊尚書曾已納聘之意奏之皇太后不悦曰楊少游爵至尚書已知朝廷事體而何其固滯若是耶上曰少遊既雖納聘與成親有異朕面

諭則不可不從也翌日命召禮部尚書楊少游少遊承命入朝上曰朕有一妹姿質超常非卿無可與為配者朕使越王以朕意諭之聞卿托以納聘去此卿之不思也甚矣前代帝王選擇駙馬也或出其正妻故若王獻之終身悔之惟宋弘不受君命朕意與古先帝王不同既為天下萬民之父母則豈可以有害於倫紀乎尚書頓首奏曰聖上不惟不罪又從而誨之面命若家人父子之親臣感祝天恩之外更無可奏者矣然臣之情勢與他人絶異臣以遠方書生入

京之日無處可托辱蒙鄭家眷遇之恩迎以舍之禮以待之非但儷皮之已行於入門之日已與司徒定壻婚之分有翁壻之情且男女既已相見恰有夫婦之恩義而未行親迎之禮者盖以國家多事不遑將母也今幸藩鎮畝化天憂將紓臣方欲急請還鄉迎畝老母卜日成禮矣意外皇命及於無狀小臣驚惶震懼不知所以自處也臣若惕威畏罪將順皇命則鄭女以死自守必不適他此豈非匹夫之所失王政之有慊乎上曰卿之情理雖云悶迫若以大義言之則

卿與鄭女本無夫婦之義鄭女豈不可不入於他人之門乎今朕之欲與卿結婚者不獨朕以柱石待卿也以手足視卿也太后慕卿威容德望親自主張恐朕亦不得自由矣尚書猶且固讓上曰婚姻大事也不可以一言決定朕姑與卿着碁以消長日矣俄小黃門進局君臣相對賭勝日昏乃罷鄭司徒見楊尚書之來悲憐之色溢於滿面拭淚而言曰今日皇太后下詔使退楊郎之婚故老夫已出付於春雲置於花園而顧念小女之身世吾老夫妻之心事則當作

何如狀也吾則僅能撐支而老妻沉慮成疾方昏瞀不肖人事矣尚書失色無言過食頃乃告曰是事不可但己小婿當上表力爭朝廷之上亦豈無公論司徒止之曰楊郎之拒違上命已至再矣今若上疏則豈無批鱗之懼哉必有重譴不如順受而已且有一事楊郎之仍處花園大有不安於事體者倉卒相離雖甚缺然移寓他處實合事宜矣楊尚書不答履及花園春雲嗚〻咽〻淚痕染襴乃奉納幣物曰賤妾以小姐之命來侍相公已有年矣偏荷盛眷恒切感

愧神妬鬼猜事乃大謬小姐婚事無復餘望賤妾當永訣相公故侍小姐天乎地乎鬼乎人乎仍飮泣聲如縷矣尚書曰吾方欲上書力辭皇上庶或回聽設未能得聽女子許身於人則從夫禮也春娘夫豈肯我之人哉春娘曰賤妾雖不明亦嘗聞古人緒論矣豈不知女子三從之義乎春雲情事有異於人妾曾自吹葱之日與小姐遊戲及至鬭草之日與小姐居處忘貴賤之分結死生之盟吉凶榮辱不可異同春雲之從小姐如影之隨形身固旣去則影豈獨留乎

尚書曰春娘爲主之誠可謂至矣但春娘之身與小
姐異小姐東西南北惟意擇踏春娘從小姐事他人
得無有妨於女子之節乎春雲曰相公之言到此不
可謂知吾小姐也小姐已有定計長在吾老爺及夫
人膝下待過百年之後潔身斷髮去托空門蒃願於
佛前世〻生〻誓不爲女子之身春雲蹤跡亦將如
斯而已相公如欲復見春雲相公禮幣復入於小姐
房中然後當議之矣不然則今日郎生離死別之日
也妾任相公使令者專矣荷相公恩愛者久矣報效

之道惟在於拚枕席奉巾櫛而事與心違到此地頭
只顧後世為相公以效犬馬報主之忱矣惟相公保
攝保攝向隅呼吮者半日乃翻身下堦再拜而尚書
五情情亂萬慮膠擾仰屋長吁撫掌頻唏而已乃上
一疏言甚激切其疏曰
禮部尚書臣楊少游謹頓首百拜上言于皇帝陛
下伏以倫紀者王政之本也婚姻者人倫之始也
一失其本則風化大壞而其國亂不謹其始則家
道不成而其家亡有關於家國之興衰者不其較

著乎是以聖王哲辟未嘗不留意於是欲治其國必以慎人倫為重欲齊其家必以定婚姻為先者何莫非端本出治之道別嫌明微之意也臣既已納幣於鄭女且已托跡於鄭家則臣固有妻也固有室也不意今者御妹之盛禮遽及於無似之賤臣臣始疑終惑震駭悚惕實不知聖上之舉措朝家處分果能盡其禮而得其當也設或臣未行儷皮之幣不作甥館之客族賤而地微才薄而學蔑則寘不合於錦齋之抄揀而況與鄭女已有伉儷

之義與婦翁已定舅甥之分不可謂六禮之未行也豈可以貴价之尊下嫁於匹夫之微而不問禮之可否不分事之輕重冒苟且之機而行非禮之事乎至於密下內旨使之廢已行之禮儀退已捧之聘幣尤非臣攸聞也臣恐陛下未能效光武待宋弘之寬也賤臣危迫之忱已闕於聖明之聽鄭女窮蹙之情亦係於私家之事臣固不敢更瀆於紸纊之下而臣之所恐者王政由是而亂人倫因臣而廢以至於上累聖治下壞家道終不救亂亡

之禍也伏乞聖上重禮義之本正風化之始亟収
詔命以安賤分不勝幸甚
上覽疏轉奏於太后太后大怒下楊少遊於獄朝廷
大臣一時齊諫上曰朕知其罪罰之太過而太后娘
娘方震怒朕不敢救太后欲困楊少遊不可公事者
至數日鄭司徒亦惶恐杜門謝客此時吐蕃強盛輕
易中原起十萬大兵連陷邊境先鋒至渭橋京師震
驚上會羣臣議之皆曰京城之卒未滿數萬外兵援
救勢不可及暫棄京城出巡關東召諸道兵馬以圖

恢復可也上猶豫未決曰諸臣中惟楊少游善謀能
斷朕甚韙之前日三鎮之脈皆少遊之功也罷朝入
告太后使々者持節於少遊召見問計少遊奏曰京
城宗廟所在宮闕所寄今若棄之則天下人心必從
動搖且爲強賊所據則亦未可指日恢拓矣代宗朝
吐蕃與回紇合力驅百萬兵來犯京師其時王師之
单弱甚於此時汾陽王臣郭子儀以匹馬却之臣之
才畧雖不及子儀萬々願得數千軍掃蕩此賊以報
再生之恩上素知少遊有將帥材即拜爲大將使發

京營軍三萬討之尚書拜辭而出指揮三軍陣於渭橋討賊先鋒擒左賢王賊勢大挫潛師遁去尚書追擊三戰三捷斬首三萬獲戰馬八千疋以捷書報之天子大悅使即班師諭諸將之功以次賞賚少游在軍中上疏其疏曰

臣聞王者之兵貴於萬全而坐失機會則功不可成也又聞常勝之家難與慮敵不乘飢弱則敵不可破也今賊之兵刃不可謂不強器械不可謂不利而彼則以客而犯主我則以飽而待飢此臣所

以得樹尺寸之勞而賊所以勢日蹙而兵日弱矣
兵法乘勞乘勞而不勝者以粮饋之不及也地利
之不便也今賊氣既挫踣藉而走賊之勞弊極矣
雄州大城皆息峙蒭粮則我無半菽之患平原廣
野最得形便則彼無浸伏之處矣若畜鋭勇進追
躡其後則庶幾坐収全功今乃狃於一時之所捷
棄萬全之良策經罷王師不竟天討則臣未知其
得計也伏願陛下博採廟議廓揮乾斷許令臣驅
兵遠襲直搗巢穴臣雖不能燔龍城之績勒燕然

之石誓使隻輪不返一箭不發以除我聖上西顧之憂矣

疏奏上壯其意嘉其忠即進秩拜御史大夫兼兵部尚書征西大元帥賜尚方斬馬劔彤弓赤箭通天御帶白旄黃鉞詔發朔方河東隴西諸道兵馬以助其軍勢楊少遊奉詔向闕拜謝擇吉日祭旗纛仍發行言其兵法則六韜之神謀也語其陣勢則八卦之奇變也軍容井井號令肅肅因建瓴之勢成破竹之功數月之間復所失五十餘城驅大軍至積雪山下一

陣回風忽起於馬前有鳴鵲橫陣穿去尚書於馬上
卜之得一卦曰賊兵必襲吾陣而終有吉矣留陣山
底鋪鹿角蒺藜於四面整齊三軍設備而待尚書坐
帳中燒椽燭閲看兵書巡軍已報三更矣忽寒颷滅
燭冷氣襲人一女子自空中下立於帳裏手把尺八
匕首色如霜雪矣尚書知其刺客而神色不變威儀
益冽徐問曰女子何人夜入軍中有甚意也女子荅
曰妾承吐蕃國賛普之命欲取尚書首級而来矣尚
書笑曰大丈夫何畏死乎速須下手女子擲劍而前

叩頭對曰貴人勿慮妾何敢驚動貴人尚書訖而扶
起曰君旣挾利刃入吾軍營反不害我何也女子曰
妾之本末雖欲自陳恐非立談之間所能盡也尚書
賜座而問曰娘子之涉險冒危來見少游必無好意
將何以教之其女子曰妾雖刺客之名實無刺客之
心妾之心肝當吐露於貴人矣自起燃燭當前而坐
其人推結雲髮高揷金簪身着挾袖戰袍而袍上畫
石竹花足着鳳尾靴腰懸龍泉劒天然艶色若浥露
之海棠花非泥軍之木蘭必偷盒之紅線也紬而言

曰妾本楊州人也世為大唐之民幼失父母從一女子為其弟子其女子釼術神妙教弟子三人即綦海月金彩虹沈裊烟裊烟即妾也學釼術三年能傳變化之術乘長風逐飛電瞬息之頃行千餘里矣三人釼術別無高下而師或欲報仇或欲殺惡人則必使彩虹海月遣之而獨不使妾〻問曰吾三人共事師傳同受明教而弟子則獨未報師傳之恩敢問妾才拙不足任師傳使令乎師曰爾非我流也他日當得正道終有成就今若共兩人殺害人命則豈不有損

於汝之心行乎是以不遣也妾又聞曰若然則妾學
得釰術將何用乎師曰汝之前世之緣在於大唐國
而其人貴人也汝在外國邂逅無便吾所以教汝釰
術者欲使汝因此小技得逢貴人汝他日當入百萬
軍中得成好緣於戎馬之間矣今春師又謂妾曰大
唐天子使大將軍征伐吐蕃賛普榜募刺客欲害唐
將汝須趁此下去于吐蕃國與諸劍客較長短之術
一以救唐將之禍一以結前世之緣也妾奉師命之
蕃國自摘城門所掛之榜賛普召妾而入使與先到

衆刺客較才妾宵時刲十餘人推髻贅普大喜遣妾
而言曰待汝獻唐將之首封汝為貴妃今逢尚書師
傅之言驗矣願自此永奉履綦忝侍左右相公其果
肯諾乎尚書大喜曰娘子旣救濱死之命且欲以身
而事之此意何可盡報白首偕老是我志矣因與同
寢以槍劍之色代花燭之光以刁斗之響替琴瑟之
聲伏波營中月影正流玉門關外春色已回戎幕一
宵豪興未必不踰於羅帷彩屏之中是後尚書晨昏
沉溺不見將士至三日矣晨煙曰軍非婦女可居之

處矣兵氣恐不揚也乃欲辭故尚書曰仙娘非世上
紅粉兒所可比也方所画奇計運妙策教我而破賊
也娘何棄故郞梟煙曰以相公之神武蕩殘賊之巢
窟在嘘手間耳何足以煩相公之慮哉妾之此來雖
仍師命未及永辭矣故見師傅姑居山中徐待相公
回軍當故拜於京城矣尚書曰然娘子去後賚普易
遣他刺客將何以備之梟烟曰刺客雖多皆非梟烟
之敵手若知妾故順於相公則他人安敢來乎手探
腰間出一顆珠曰此珠名妙兒玩郞賚普椎髻上所

繫者也相公令使者送此珠使賫普知妾無復故之意也尚書又問此外更無可教者乎梟烟曰前路必過盤蛇谷而此谷無可飲之水相公須慎之鑿井飲三軍則好矣尚書又欲問訃梟烟一躍騰空不可復見矣尚書會諸軍語梟烟之事皆曰元帥洪福如天神武慴敵想有神人来助矣

白龍潭楊郎破陰兵　洞庭湖龍君宴嬌客

尚書即發使遣妙記玩於吐蕃遂行到天山之下峽路甚窄纔容一馬攀壁緣澗魚貫而進過數百里始

得稍廣之處設寨立營歇馬休軍〻勞頓渴甚求水
不得見山下有大澤爭飲其水飲畢遍身皆青語言
不通戰掉欲危奄〻就盡尚書親自往見其水色沉
碧深不可測寒氣凜慓似挾秋霜始露曰是必裊烟
所謂盤蛇谷也督餘軍掘井衆軍鑿數百餘井高可
十丈而無一滴水之處尚書大以為悶方欲徹營移
陣於他處矣鞞鼓之聲忽自山後而来雷聲殷地巖
谷皆應賊兵據其險阻以絶歸路官軍進退俱碍飢
渴且深尚書方在營中思退敵之計而終無善策悶

惱久之神氣頗困依卓而坐眠忽有異香遍滿營中女童兩人進立於尚書之前容狀奇異非仚則鬼告於尚書曰吾娘子欲告一言於貴人願貴人無惜一枉於陋穢之地尚書問曰娘子是何人在何處答曰吾娘子郎洞庭龍王君小女也近日暫移宮中來寓於此矣尚書曰龍神所在即水府也我人世人也將以何術致身乎女童曰神馬已係於門外貴人騎之則自當至矣水府不遠何難之有尚書隨女童出轅門從者數十人衣服殊制儀形不常扶尚書上馬〻

行如流飛塵不起於蹄間矣俄頃到水中宮闕政如王者之居守門之卒皆魚頭鰕面美女童數人自內開門出導尚書升堂上殿中白玉交倚南向而設侍女請尚書坐其上鋪錦繡步障於階砌之下即入於內殿未幾侍女十餘人引一箇女子從左邊月廊抵殿前姿態之美服飾之華俱不可形言侍女一人至前請曰洞庭龍王之女請謁於楊元帥矣尚書驚欲避之兩侍女挾持使不下床龍女向前四拜琳瑯戞響芬馥射人尚書請上殿龍女辭遜不敢設小席而

坐尚書曰楊少遊塵世賤品娘子水府靈神禮貌何
太恭也竜女答曰妾郎洞庭竜王末女凌波也妾之
始生也父王朝於上界逢張真人卜妾之命真人採
着曰此娘子前身郎仙女也因罪謫降為王之女而
畢境復得人形為人間貴人之姫妾享冨貴榮華之
樂極耳目之娯心志之喜終皈佛家永為大禅矣吾
龍神為水族之宗而以幻人之形為大榮至於仙佛
尤所欽戴也妾之伯兄初為涇水竜宫之婦夫妻反
目兩家失和再適於柳真君九族尊之一家敬之而

妾則一身榮貴必在於伯兄之上也父王自聞真人之言愛妾之情一倍隆篤宮中大小侍妾如待天上真仙及稍長南海龍王子五賢聞妾略有姿色求婚於父王吾洞庭即南海之管下故父王不敢峻斥親往南海諭以張真人之言強拒不從則南海之王為其驕悍之子反以父王為惑於誕說肆然喝責求婚益急妾自知若在父母膝下則辱必及身遠離父母抽身逋逃披荊棘開窟宅自蟄胡地苟送歲月而南海之逼近益甚矣父母但曰女子不願斂身遠走終

欲不棄問之於渠唯彼狂童欺妾孤弱自率軍兵欲
逼賤妾々之至寃苦節感極天地瀦澤之水居然變
化冷如寒氷昏如地獄他國之兵不能輕入故妾賴
此全完尚保危命矣今日之幸邀貴人臨此陋處者
不唯欲訴衷情目令王師暴露既久水路莫通井泉
不出掘土鑿地亦云勞矣雖遍一山而穿萬丈水不
可得而力不可支矣此水本名清水潭水性甚美自
妾來居其味甚苦惡飲之者生病故改稱曰白龍潭
也令貴人來此賤妾得所何羡乎銀瓶之上井塗谷

之生春乎妾既托命於貴人許身於貴人則貴人之憂即妾之憂也豈敢不效愚智而助軍功乎自此之後水味之甘當如舊日士卒皆牛飲自無害矣病水卒亦當自瘳矣尚書曰今聞娘子之言兩人之緣天已定之神亦知之月姥之約肆可卜矣娘子之意亦如我否龍女曰妾之陋質雖已許之經侍郎君不可者有三一則不告父母也二則幻形變質而後方可以侍貴人也今不可以鱗甲之腥鬐鬣之陋以累貴人之床席也三則南海龍子每送邏卒於暗々詗探

不可激其怒而挑其禍以起一場風波也貴人須早
啟陣中整軍殲賊得遂大勳奏凱還京則妾當褰裳
涉溱從貴人於甲第中也尚書曰娘子之言雖美我
息之娘之來此不但守志而亦父王欲使留待少遊
之來而即從之也今日之相會豈非父王之命乎且
娘子神明之後靈異之性也出入人神之間無所往
而不可則豈以鱗鬣為嫌哉少遊雖不才奉天子之
明命將百萬之雄兵飛廉為之先道海若為之後殿
其視南海小兒如蚊虻螻蟻而已渠若不自量妄欲

相逼則不過污我寶釵而已今夜何幸邂逅相逢則良辰豈可虛度佳期何忍孤負遂携龍女而就枕交會之歡非夢則真日未明一聲殷雷鍧〻鏓〻簸却水晶宮殿龍女忽驚覺而起宮女急報曰大禍出矣南海太子驅無數軍兵來陣山下請與楊元帥決雌雄矣尚書大怒曰任童何敢乃爾拂衣而起跳出水邊南海兵已圍白龍潭喊聲大震陣雲四起所謂太子者躍馬出陣而大叱曰爾為何人而掠人之妻乎誓不與共立天地間也尚書立馬大笑曰洞庭龍女

與少遊有三生宿緣郎天官所籌真人所知也我不過順天命也奉天教也么麼鱗虫何無禮若是也仍麾兵督戰太子大怒命千萬種水族鱷提督鼇叅軍鼓氣賈勇騰跳出戰尚書一麾而斬之舉白玉鞭一揮而百萬勇卒齊發蹴蹈不移時敗鱗甲已滿地矣太子身被數鎗不能變化終為唐軍所獲縛致麾下尚書大悅擊金收軍門卒報曰白龍潭娘子親詣軍前進賀元帥仍犒軍卒矣尚書使人邀入龍女進賀尚書之全勝以千石酒萬頭牛大饗三軍士卒鼓腹

而歌趐足而舞輕銳之氣百倍矣楊元帥與龍女同坐捽入南海太子厲聲責之曰我奉行天命征伐四夷百鬼千神莫不從命汝小兒不知天命敢抗大軍是自促鯨鯢之誅也我有一个寶釼郎魏徵丞相斬涇河龍王之利罠也當斬汝頭以壯軍威而汝父鎮定南海惇施雨澤有功萬民是以赦之自今勉悛旧悪幸勿得罪於娘子也仍命曳出太子屛息戢身鼠竄而走忽有神光瑞氣自東南至矣紫霞蒸欝彤雲明滅旌旗節鉞自太空繽紛而下紫衣使者趍而進

曰洞庭龍王知楊元帥破南海之兵救公主之急極欲躬謝於壁門之前而職業有守不敢擅離故方設大宴於凝碧殿奉邀元帥元帥暫屈爲大王亦令小臣陪貴主而同歸矣尚書曰敵軍雖退壁壘尚存且洞庭在萬里之外往返之間日月屢矣將兵之人何敢遠出乎使者曰已具一車駕以八龍半日之內當去來矣

楊元帥偷閒叩禪扉　公主微服訪閨秀

楊尚書與龍女登車靈車吹輪轉上層空未知去天

餘幾尺也距地滿幾里也但見白雲如蓋平覆世界而已漸々低下至于洞庭龍王出迎執賓主之禮展翁婿之情揖上層殿設宴饗之執酌而謝曰寡人德薄勢孤不能使一女安其所矣今元帥奮神威而擒驕童垂厚誼而救小女欲報之德天高地厚尚書曰莫非大王威令所及何謝之有至酒闌龍王奏衆樂々律融々聞有條節而與俗樂異矣壯士千人列立於殿左右手持釼戟揮擊大鼓而進美女六佾着芙蓉之冠振明月之佩飄拂藕衫褷々對舞真壯觀也

尚書問曰此舞未知何曲耶龍王答曰水府舊無此曲寡人長女嫁為涇河王太子之妻因柳生傳書知其遭牧羊之困寡人弟錢塘君與涇河王大戰大敗其軍率其女子而來宮中之人為作此舞號曰錢塘破陣樂或稱貴主行宮樂有時奏之於宮中宴矣今元帥破南海太子使我父女相會與錢塘故事頗相似矣故改其名曰元帥破軍樂也尚書又問曰柳生今在何處耶未可相見否王曰柳郎今為瀛洲仙官方在職府何可來耶酒過九巡尚書告辭曰軍中多

不可久留是可恨也惟願使娘子無失後期也龍王曰當如約矣出送於殿門之外有山突兀秀出五峯高入於雲煙尚書便有遊覽之意問於竜王曰此山何名少遊歷遍天下而未見此山之岌崒也龍王曰元帥未聞此山之名乎郎南岳衡山奇且異也尚書曰何以則今日可登此山乎龍王曰日勢猶未晩矣雖暫玩而歸亦未暮也尚書即上車已在衡山之下矣携竹杖訪石逕經一邱度一壑山益高境轉幽而景物森羅不可應接所謂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者真

善形容也尚書駐節聘瞻幽思自集乃歎息曰積苦兵間繫情勞神此身塵緣何太重耶安得功成身退超然物外之人也俄聞石磬之聲出於林端尚書曰蘭若必不遠矣及涉絕巘上高頂有一寺殿閣深邃法侶坌集老僧趺坐蒲團方誦經說法眉長而綠骨清而癯可知年紀之高矣見尚書至率闍利下堂迎之曰山野之人聾憒不知大元帥之來未能迎候於山門請相公恕之今番非元帥永來之日須上殿禮佛而去尚書即詣佛前焚香展拜方下殿忽跌足驚

覺方身在營中依卓而坐東方未明矣尚書異之問
於諸將曰公等亦有夢乎齊荅曰小將等皆夢陪元
帥與神兵鬼卒大戰而破之擒其大將而歸此實擒
胡之吉兆也尚書備説夢中之事與諸將往見白龍
潭碎鱗鋪地流血成川尚書持杯酌水先嘗因飲病
卒即快愈矣驅衆軍及戰馬臨水快飲歡動天地賊
聞之大懼欲輿櫬而降矣尚書出師之後捷書相續
上嘉之一日朝太后稱楊少遊之功曰少遊郭汾陽
後一人待其還來即拜丞相以酬不世之勲而但御

妹婚事尚未牢定彼若回心從命則大喜又堅執則功臣不可罪矣其志不可奪也處置之道實難得當是可憫也太后曰我聞鄭家女子誠美且與少遊曾已相見少遊豈肯棄之吾意則秉少遊之出外下詔於鄭家與他人結婚則少遊之望絕矣君命何可不從乎上久不仰答默然而出時蘭陽公主在太后之側乃告於太后曰娘娘之教大違於事體鄭女之婚與不婚自是其家之事豈朝廷所可指揮者乎太后曰此郎汝之重事國之大禮我欲與汝相議爾尚書

楊少遊風彩文章非獨卓出於朝縉之列曾以洞簫一曲卜汝秦樓之緣決不可棄楊家而求他人矣少遊本與鄭家情分不淺彼此亦不可背矣是事極其難處少遊還軍之後先行汝之婚事使少游次娶鄭女為妾少游無可辭矣第未知汝意以是趑趄耳公主對曰小女一生不識妬忌為甚事也鄭女何可忌乎但楊尚書初既納聘後以為妾非禮也鄭司徒累代宰相國朝大族以其女子為人姬妾不亦寃乎此亦不可也太后曰然則汝意欲何以處之乎公主曰

國法諸侯三夫人楊尚書成功還朝則大可為王小
不失為侯聘兩夫人實非僭也當此之時亦許娶鄭
女則何如太后曰是則不可女子勢均體敵則同為
夫人固無所妨女兒先帝之愛女今上之寵妹則身
固貴位亦尊貴豈可與閭閻小女子齊肩而事人乎
公主曰小女之尊重亦自知之而古之聖帝明王尊
賢敬士忘身愛德以萬乘而友疋夫者小女聞鄭女
容貌節行雖古今烈女不及也誠如是言與彼並肩
亦女之幸也非小女之辱也但傳聞易爽虛實難副

小女欲因其条親見鄭氏其容貌才德果出於小女之右則小女屈身仰事若所見不如所聞則爲妾爲僕惟娘〻之意太后嗟嘆曰姤才忌色女子之常情吾女兒愛人之才若已有之敬人之德如渴求飲其爲母者豈無嘉悅之心乎吾欲一見鄭女明日當下詔於鄭家矣公主曰雖有娘〻之命鄭女必稱病不来然則宰相家女兒不可脅致若分付於尼院道觀預知鄭女之焚香時日則一者逢着恐不難矣太后是之郎使小黄門問於近處寺觀正契院尼姑曰鄭

司徒家本行佛事於吾寺而其小姐元不往来於寺
觀三日前小姐侍婢楊尚書小室賈孺人奉小姐之
命以發願之文納於佛前而去願黄門賫去此文復
命太后娘〻何如黄門還来以此奏進太后曰苟如
是則見之極難鄭女之面何以得見乎與公主同覧
其祝文其文曰

弟子鄭氏瓊貝謹使婢子春雲齋沐頓首敬告于
諸佛之前弟子瓊貝罪悪甚重業障未除生為女
子之身且無兄弟之樂頃既受幣於楊家将欲終

身於楊家矣楊郎被揀於錦裔君命至嚴弟子已
與楊家絶矣但恨天意人自相乖戻薄命之人更
無所望而身雖未許心既有屬則至今二三其德
非義之所敢出也姑欲依存於怙恃膝下以送未
盡之日矣因此命道之崎嶇幸得一身之清閑故
乃敢薦誠於佛前以告弟子之心誠伏願僉佛聖
之靈燭祈懇之微忱俯慈悲之思念使弟子老父
母俱享遐壽壽與天齊令弟子身無疾病災殃以
盡彩衣美雀之歡則父母身後誓敀空門斷俗緣

服戒行齋心誦經潔躬禮佛以報諸佛之厚恩矣
侍婢賈春雲本與瓊貝大有因果名雖奴主實則
朋友曾以主人之命為楊家之妾矣事與心違佳
緣莫保永辭楊家復故主人死生苦樂誓不異同
伏乞諸佛俯憐吾兩人之心事世世生生俾免為
女子之身消前生之罪過贈後世之福祿使之還
生於善地長享逍遙快活之樂

公主見畢慘然曰因一人之婚事誤兩人之身世恐
有大害於陰德矣太后聽之默然此時鄭小姐侍其

父母婉容愉色無一毫慨恨之心而崔夫人每見小姐輒有悲傷之念春雲侍小姐以翰墨雜技強為排遣之地而潛消暗削日漸憔悴將成膏肓之疾小姐上念父母下憐春雲心緒搖搖不能自安而人不能知矣小姐欲慰母親之心使婢僕等求技樂之人玩好之物時時奉進於前以為耳目之娛矣一日女童一人來賣繡簇二軸春雲取以見之一則花間孔雀一則竹林鷓鴣手品絕妙工如七襄春雲敬嘆留其人以其簇子進於夫人及小姐曰小姐每贊春雲之刺

繡矣試觀此簇其何如耶不出於公女機上必成於
鬼神手中也小姐展看於夫人座前驚謂曰令之人
必無此巧而染錦尚新非舊物也𢦏哉何人有此才
也春雲問其出處於女童女童曰此繡即吾家小姐
所自為也小姐方在寓中急有用處不擇金銀錢幣
而欲捧矣春雲問曰汝小姐誰家娘子且因何事獨
留客中耶答曰小姐李通判妹氏也通判陪夫人往
浙東任所而小姐病不從姑留於内舅張別駕宅矣
別駕宅中近有些故借寓於此路邊左臙脂店謝三

娘家以待浙東車馬之來矣春雲以其言入告小姐以釵釧首飾等物優其価而買之高掛中堂盡日愛玩嗟羨不已此後女童因緣出入於鄭府與府中婢僕相交矣鄭小姐謂春雲曰李家女子手才如此必非常人也吾欲使侍婢隨往女童求見李小姐容貌矣仍送伶俐婢子閭家狹窄本無内外李小姐知鄭府婢子饋酒食而送之婢子還告曰李小姐艷麗娉婷之態與我姐〻二而一者也春雲曰以其手線而見之則李小姐決非魯鈍之質而汝何為過實之言

卽此世界上謂有我小姐之比吾實疑之婢子曰賈
孺人疑吾言乎更遣他人而見之則可知吾言之不
妄矣春雲又私送一人卽還曰恠哉恠哉此小姐卽
玉京仙娥昨日之言果實矣賈孺人又以吾言爲疑
此後一者親見如何春雲曰前後之言皆誕矣何無
兩目也相與大笑而罷過數日臙脂店謝三娘來鄭
府入謁於夫人曰近者李通判宅娘子賃居小人之
家其娘子有貌有才實老嫗初見竊仰小姐之芳
名每欲一見請教而有不敢者以小人獲私於夫

人使之仰稟矣夫人招小姐以此意言之小姐曰小
女之身與他人有異不欲亂此面目與人相對而但
聞小姐為人一如其錦繡之妙小女亦欲一洗昏眵
矣謝三娘喜而啟翌日李小姐送其婢子先通踵門
之意日晩李小姐乘金帳小玉轎率叉鬟數人至鄭
府鄭小姐邀見於寢室賓主分東西而坐織女為月
宮之賓上元與瑤池之宴矣光彩相射滿堂照輝彼
此皆大驚鄭小姐曰頃緣婢輩聞玉趾臨於延地而
命奇之人廢絕人事罔候之禮尚此闕如矣今小姐

惠然辱臨既感且愧驚謝之意何以口舌盡也李小
姐荅曰小妹僻陋之人也嚴親早背慈母偏愛平生
無所學之事無可取之才也常自嗟惋曰男兒遍四
海交結良朋有切磋之益有規警之道而女子惟家
内婢僕之外無可相接之人救過於何處質疑於何
人乎自恨為閨閫中兒女子矣恭聞姐〻以班昭之
文章兼孟光之德行身不出於中門名已徹於九重
妾以是自忘資品之陋劣願接聖德之光輝矣今蒙
姐〻不棄足償少妾之至願矣鄭小姐曰姐〻所教

之言即小妹方寸間所素蓄積者也閨中之身蹤跡有碍耳目多蔽本不知滄海之水巫山之雲志氣之隘見識之陋固其宜矣何足恠哉此璞荊山之玉埋光而恥銜老蚌之珠藻彩而自稱然如小妹者自視歉然何敢當盛奬也因進茶果穩吐閑談李小姐曰似聞府中有賈孺人者可得見否鄭小姐曰渠亦欲一拜於姐姐矣招春雲來謁李小姐起身迎之春雲驚嘆曰前日兩人之言果信矣天既生我小姐又出李小姐不自意飛燕玉環並世而出也李小姐亦自

度曰飽聞賈女之名矣其人過其名也楊尚書之眷愛不亦宜乎當與秦中書并驅若使春娘見秦氏則豈不效尹夫人之泣乎奴主兩人有如此之色有如此之才楊尚書豈肯相捨乎李小姐與春雲吐心談話欵曲之情與鄭小姐一也李小姐告辭曰日已三竿矣不得穩陪清談可恨小妹寓舍只隔一路當偷閑更進矣願聽餘教鄭小姐曰猥荷榮臨仍受盛誨小妹當進謝堂下而小妹處身異於他人不敢出户庭一步之地惟姐姐寬其罪而恕其情爲兩人臨别

唯黯然而已鄭小姐謂春雲曰寶劒雖埋於獄中而先射斗牛老蜃雖潜於海底而氣摟成臺李小姐同在一城而吾輩未嘗有聞誠可怪也春雲曰賤妾之心第有一事可疑者楊尚書每言華州秦御史女子相面於樓上得詩於店中與結秦晋之約矣因秦家之遭禍終致乖張矣仍稱秦女絶世之色輒湫然發嘆而妾亦見楊柳詞則誠才女也此女子無乃藏其姓名締結小姐欲成前日之緣乎小姐曰秦氏之美吾亦因他路聞之似與此女子相近而彼遭家禍沒

入掖庭何能得至於此乎入見夫人稱李小姐不容口夫人曰亦欲一請而見之矣數日後使侍婢請小姐一枉李小姐欣然承命又至鄭府夫人出迎於堂中李小姐以子侄禮見於夫人夫人大愛歎接曰頃日小姐爲訪小女過垂厚眷老身良用感謝而其時病未能相接至今慚歎李小姐伏以對曰小侄景慕姐〻如天仙惟恐賤棄矣尊姑一逢小侄便以兄弟之誼待之夫人特賜顏色以子侄之例畜之小侄於此實未知措躬之處也小侄欲終身出入於門下事

夫人如事慈母矣夫人稱不敢者再三矣鄭小姐與李小姐侍坐夫人至半日仍請李小姐歸其寢室與春雲鼎足而坐嬌聲嫩語呢呢相酬氣已合矣情亦密矣評騭文章講論婦德殊不覺日影已在西窓矣

兩美人攜手同車　長信宮七步成詩

李小姐去後夫人謂小姐及春雲曰鄭崔兩門宗族甚多幾至百千人矣吾自少時見美色多而皆不及李小姐遠矣誠與女兒相上下矣兩美相從結為兄弟則好也小姐以春雲所傳秦氏事告曰春雲終無

疑而小姐所見與春雲異李小姐姿色之外氣像之
飄逸威儀之端重與閭閻士大夫家女子絕異秦氏
雖有才氣何敢比之於此乎以妾所聞言之蘭陽公
主貌如其心才如其德或恐李小姐氣像與蘭陽不
遠夫人曰公主吾亦不見未可懸度雖居尊位得感
名安知其必與李娘同符乎小姐曰李小姐踪跡實
有可疑者後日當與春娘往審之矣明日鄭小姐與
春雲方議是事李小姐婢子到鄭府傳語曰吾小姐
適得浙東順啟之船將以明日發行故今日當到府

中告別於夫人及小姐矣小姐方掃軒而待之小須
李小姐至入見夫人及鄭小姐兩小姐別意忽々離
懷依々如仁兄別弟蕩子之送美人也李小姐起而
再拜乃敬曰告小侄別母離兄已周一期故意如矢
而不可復沮而但以夫人之恩德姐々之情分心如
素絲欲解復結矣小侄茲有一言欲懇於姐々而恐
姐々不許先告於夫人仍趑趄不發夫人曰娘子所
欲請者何事李小姐曰小侄為先親方繡南海大師
畫像才已訖工而家兄方在任所小侄身是女子尚

未求文人之贅將使前工故虛甚可惜也欲得姐〻
數行筆而繡幅頗廣卷舒有妨且恐褻慢不敢取來
不得已暫邀姐〻乞得筆製一以完小女爲親之心
一以慰遠路相別之情而未知姐〻之意不敢直請
敢以私恳仰瀆於夫人矣夫人顧小姐曰汝雖於至
親之家本不來往而顧念此娘子所請盖出於爲親
之至誠況娘子僑居距此密邇一霎來去似非難事
小姐初則有持難之色翻然内悟曰李小姐行色甚
忙春雲不可送矣吾乘此機會往探其跡則不亦妙

乎乃告於夫人曰李小姐所請若係於寺關之事則
實難奉副而孝親之誠人皆有之小姐之言何可不
從乎但欲得日昏而去矣李小姐大喜起謝曰日若
曛黑則持筆似難姐〻若以有煩道路而爲嫌小妹
所乘之轎雖甚朴陋足容兩人之身與我同乘而去
乘夕而還亦如何也小姐荅曰姐〻之敎甚合矣李
小姐拜辭夫人退與春雲執手而別與鄭小姐同乘
一轎鄭婢數人從小姐之後矣鄭小姐來見李小姐
寢室所排什物不甚繁多而品皆精妙所進飮食雖

甚簡畧而無非珎羞鄭小姐留眼見之皆可疑也李小姐久不出乞筆之言而日色着〻暮矣鄭小姐問曰觀音画像奉置於何處耶小妹極欲禮拜李小姐曰當使姐〻奉翫矣語畢車馬之聲喧聒於門外旗幟之色掩映於道上鄭家侍婢驚惶入告曰一陣軍馬急圍此家娘子娘子何以爲之鄭小姐旣已知機自若而坐李小姐曰姐〻安心小妹非別人也蘭陽公主簫和郎小妹職號身名邀致姐〻乃太后娘〻之命也鄭小姐避席對曰閭巷微末女雖無知識亦

知天人骨格與常人自殊而貴主降臨實千萬夢寐外事也既失蹈厲之禮又多逋慢之罪伏願貴主生宥之公主未及對侍女告曰自三殿遣薛尚宮王尚宮和尚宮問安於貴主矣公主謂鄭小姐曰姐〻少留於此乃出坐於堂上三人以次而入禮謁畢伏奏曰玉主離大內已累日矣太后娘〻思想正切萬歲爺〻皇后娘〻使婢子等問候且令日即玉主還宮之期也軍馬儀仗已盡來待而皇上命趙大監護行矣三尚宮又告曰太后娘〻有詔曰玉主與鄭女子

同輩而來矣公主留三人於外入謂鄭小姐曰多少說話當從容穩展而太后娘〻欲見姐〻方臨軒而待之姐〻無庸苦辭與小妹同入趍今日朝見鄭小姐知不可免對曰妾已知玉主之眷妾而閭家女兒未嘗現謁於至尊惟恐禮貌之有愆以是惶悚矣公主曰太后娘〻欲見娘子之心何異於小妹之愛姐〻乎姐〻勿疑也鄭小姐曰唯貴主先行妾當啓家以此意言於老母隨後而進矣公主曰太后娘〻已有詔命使小妹與姐〻同車而來辭意極其懇至姐

姐勿固讓也小姐曰賤妾臣也微也何敢與貴主同
輩乎公主曰呂尚渭水漁父文王共車侯嬴夷門監
者信陵執轡苟欲尊賢何可挾貴姐〻侯伯戚門大
臣女子何嫌與小妹同乘而執嫌何太過耶遂携手
同輦小姐侍婢一人啟告於夫人一人隨入於宮中
公主與小姐同行入東華門歷重〻九門至挾門外
下車公主謂王尚宮曰尚宮陪鄭小姐少待於此王
尚宮曰以太后娘〻之命已設鄭小姐幕次矣公主
喜而留之入謂於太后原來太后初則本無好意於

鄭氏與公主以微服寓於鄭家近處媒一幅之繡結
鄭氏之交心既敬服情又稠密且知楊尚書之終不
肯疏棄相愛相約結為兄弟將欲共一室而事一人
數以書若諫於太后以回其意太后於是大悟許以
公主及鄭氏為兩夫人於少遊而必欲親見其容貌
使公主設計而率來與鄭小姐小憩於幕中與宮人
兩人自內殿捧衣函而出傳太后之命曰鄭小姐以
大臣之女受宰相之聘而猶着處子之服不可以平
服朝於我也特賜一品命婦章服故妾等奉詔而來

唯小姐着之鄭氏再拜白臣妾以處子之身何敢具命婦章服乎臣妾所着雖簡褻亦常着之於父母之前者也太后娘娘卽萬民之父母請以見父母之衣服入朝於娘娘也宮女入告太后大嘉之卽引見鄭氏隨宮女入前殿左右宮嬪聳見嘖舌曰吾以爲嬌艷唯吾貴主而已豈料復有鄭小姐乎小姐禮畢宮人引之上殿太后賜坐下教曰頃者因女兒婚事詔叔楊家禮幣此所以遵國法別公私也非寡人刱聞而女兒諫予曰使人爲新婚而倍舊約非王者所以正

人倫之道也且願與汝齊體共事少遊之意予已與帝相議決從女兒之義意將待少遊還朝使之復送禮幣以爾為一體夫人此恩眷古亦無今亦無前不見後不見也特令使爾知之矣鄭氏起荅曰聖恩隆重寔出望外非臣妾糜粉所能上報也但臣妾設或從命父母以死固爭必不奉詔矣太后曰爾之避遜雖可嘉鄭門累世侯伯司徒先朝老臣朝家禮待本來自別人臣分義不必膠守也小姐對曰臣子之順受君命如萬物之自隨其時陞而為侍女降而為婢

僕又敢違忤天命而楊少遊亦何安於心乎臣妾本無兄弟父母亦已衰朽臣妾至願惟在於竭誠供養以畢餘生而已太后曰惟爾孝親之誠處子之道可謂至矣而何可使一物不得其所乎况爾百美俱全一疵難求楊少遊豈肯甘心於棄汝且女兒與楊少遊以洞簫一曲驗百年之宿緣天之所定人不可廢而楊少遊一代豪傑萬古才子娶兩夫人何不可之有寡人本有兩女子而蘭陽之兄十歲而夭予每念蘭陽孤子之狀矣予今見汝其貌其才不讓蘭陽予

亦如見亡女矣予欲以汝為養女言之於帝定汝位號一則所以表予愛女之情也二則所以成蘭陽視汝之志也三則使汝與蘭陽同歸於楊少遊則無許多難便之事也汝意今則如何小姐稽首曰聖教又至於此臣妾恐損福而死也唯望郎收成名以安臣妾太后曰予與帝相議郎勘定矣汝無多執也召公主出見鄭小姐公主俱章服備威儀與鄭小姐對坐太后笑曰女兒與鄭小姐願為兄弟矣今為真兄弟可謂難兄難弟矣汝意更無憾乎仍以取鄭氏為養

女之意諭之公主大悦起謝曰娘〻處分盡矣明矣
小女得成寤寐之願此心快樂何可盡達太后待鄭
氏尤款與論古之文章太后喜曰曾仍蘭陽聞汝有
咏絮之才矣今宮中無事春日多閑無惜一吟以助
予歡古人有七步成章者汝可能乎小姐對曰旣聞
命矣敢不画鴉以博一笑乎太后擇宮中捷步者立
於殿前欲出題而試之公主奏曰不可使鄭氏獨賦
小女亦欲與鄭氏共試之矣太后尤喜曰女兒之意
亦妙耳但必得清新之題然後詩思自出矣方涉獵

古詩矣時當暮春碧桃花盛開於欄外忽有喜鵲来鳴枝上太后指彩鵲而言曰予方定汝輩之婚而彼鵲報喜於枝頭此吉兆也以碧桃花上聞喜鵲為題各賦七言絶句一首而詩中必挿入定婚之意使宮女各排文房四友兩人執筆宮女已移步而意恐或未及成詩睨視兩人揮筆而擧趾稍緩矣兩人筆勢風飄雨驟一時寫進宮女纔轉五步矣太后先覽鄭氏之詩其詩曰

紫禁春光醉碧桃何来好鳥語咬咬樓頭御妓傳

新曲南國天華與鵲巢

公主之詩曰
春深宮掖百花繁靈鵲飛來報喜言銀河作橋須
努力一時齊渡兩天孫
太后咏嘆曰予之兩女兒即女中之青蓮子建也朝
廷若取女進士當分占壯元探花矣以兩詩迭示於
公主及小姐各自敬服爲公主告於太后曰小女雖
幸成篇其詩意熟不能思之姐〻之詩曲盡精妙非
小女所及也太后曰然女兒之詩頴銳殊可愛也


婆娑茅屋環
山窈窕有客見
訪倘是上人彼序

